来日方长

我快步离开机房，蹑手蹑脚下了楼梯。由于疫情，六、七两层的楼梯间已许久无人问津，墙上的石灰剥落下来，成了一地雪白的苔藓。潮湿的时间在校园各处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只是其中一处。我小心地避开每一块白斑，因为若是一脚踏去就像踏碎了我那些早已剥落的回忆的碎片。它们早已不再完整，表面像我的指尖拂过的墙面一样凹凸不平。穿过五楼宽敞的连廊，墙上的瘢痕连同清晨的阳光在地板上留下的发亮的痕迹都被抛在脑后，我在从左往右数第三间教室停下了脚步。说是教室，其实这里原本是一间办公室，属于高三语文组。

我想很多年后，我一定还会记得这一刻：我站在这扇已被擦拭一新的窗前，回忆高考前最后的那个下午，那时我同样站在这里，夕阳的尾巴在走廊上拖得老长老长，好像把我走过的三年都刻在了地砖上。我透过玻璃朦胧的表面向室内张望，里面没有人，空荡荡的办公桌像是某种无声的昭告，又仿佛是某种道别。

我一时语塞：隆重的壮行大会浪费了我太多时间，散场后我的语文老师早已不知去向。我有很多话想对她说，我曾想把那些内容悉心编织成一首长诗，稿纸能从五楼的连廊一直拖到操场的台阶下。可诗的语言太过含蓄跳跃，我又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于是事情便被搁置下来。我转念一想，觉得当面聊聊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于是将时间选在了最后这一天的下午，可我没有料想到她会不知去向。

我还记得这间办公室过去的样子。高三年级组的老师们大多在五楼办公，而所有办公室里要数这间采光最好。阳光肆无忌惮地在室内奔涌，房间一角的高台上枝叶招展，墨绿的卵形叶片总是蘸着金黄。我早就忘了办公桌上原有的陈设，只记得侧边的讲义还有作业本摞得比小山还高，以及一个小小的相框，但我不知道相片上的人到底是谁。也是，我本就很少拜访语文办公室。也许是因为我总是把她堵在讲台或者是教室门口并排的课桌那里问一些琐碎的问题，有时候是对刚学的诗文的感受分享、有时候是写作技巧方面的请教、还有时候是试卷分析……这是一切学生和老师之间应当会发生的对话。不知为何，语文组办公室对我总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圣感。有时候我会特意跑过五楼的连廊（注意，请不要在教学楼的任何地方奔跑！）佯装路过办公室只为那惊鸿一瞥，而其他时候我会在办公室门口踟躇好几分钟，然后才下定决心推门喊“报告”。我也会硬缠着语文课代表让她带我一起去办公室拿下节课的教学用品，有一次还闹出了把作文纸提前发了下去这样的大乌龙。当然，她从没有生我的气，这反倒让我越发觉得愧疚，于是这之后我就再没有腆着脸去当帮手过。无数琐碎的回忆捻出一根根丝线在我的手指上磨出发红的茧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痕迹会像过去办公桌上的陈设一样消失不见吗？

我决计不再纠结这些，转过身去，开阔的天井一下子映入眼帘。整栋教学楼显得异常安静，可曾几何时各个楼层的教室里还坐满了学生。在几个屈指可数的下雪的日子里，大家会几乎不约而同地挤出教室。而现在这里安静得就像是一场雪。我垂下视线，第三年我所在的教室就在天井对面。我曾在那个窗口里悄悄望向这个方向，看着她离开办公室，穿过连廊，走下楼梯，向教室款款走来。过去我在走廊里和同学聊天时，每每有人注意到这一幕，就会拿我开涮，让我去跟她打个招呼，这时我就会赏给那位同学一记重锤然后逃回教室。回忆里一点点晕上靛蓝的天幕又令我回想起元旦前的那几日，那时天色渐暗，可教学楼的灯还亮着，整栋楼每一个班级的前门后门都贴上了黑字红底的春联，把记忆里的灯光都染成了暖色。我的座位离前门太远，我眼看着其他同学凭着距离优势捷足先登，急得快要掉眼泪，挣扎着把手向前门探去，手里捏着我前一天夜里准备的礼物——在那个离高考还剩一百五十八天的夜里，我伏在案头写下了这首诗，小心翼翼地叠好稿纸，边缘用镇纸压平，再放进淡蓝色信封里粘上口——在同学的帮助下，那首诗成功地被送到了她的手里。

过了几日她主动向我提起这份礼物，她说她很喜欢我的诗。我捂嘴偷笑，因为我花了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我的语文成绩有多么的差，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叫“欲扬先抑”。第二年里我的语文成绩几乎次次倒数，作文写得随心所欲，并且热衷于在班上大喊“我是x班最喜欢语文的学生”，还成了同学间的一大“美谈”。也许我的确喜欢语文，但也许我从来没有真正正视过眼前的这一张小小的答题纸。我在其上挥毫泼墨，满心期待着我的大作能够被选作范文在全年级评讲，结果可想而知。午饭时我把作文纸揉成一团狠狠扔在地上，可那张纸也不会因此获得其应有的重量。我把那不成样子的纸团子展开来递给她，眼里噙着泪。从未见过她这样严肃的神情，我用小臂挡住双眼开始垂泣。在全班同学惊诧的目光下我跟着她离开了教室，而垂泣也随着我迈出步子一点点变成哭嚎。我想让自己的文章得到认可，我希望同学们提到我时语气里含着敬仰，我祈祷我能考一次年级第一给她长脸，而她告诉我要郑重对待这一片薄薄的纸。

所有人之中唯有她有资格这么说我，因为我知道她理解我的痛苦。那个清晨当她巡视到我的身旁时，我满面通红地递给她一页稿纸，上面写着我对意识流作品拙劣的模仿——《三块方糖》。即使现在看来生硬无比，当时的我还对这样的线索串联感到颇为得意。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就站在我的身旁，将那些粗糙的文字一点点咽了下去。然后她开了口，我几乎做好了准备，好像下一秒她就会开始指责我不务正业，可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我未曾料想的赞许。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我拿回那张稿纸时的心情，只记得那段难言的沉默里我的掌心开始生汗。她笑得像那雨巷中丁香似的姑娘从未有过的回眸，她认可了我的大胆尝试，她赞许我自由的行文，她向我推荐能让我的文字得到认可的比赛。当她在读我的文章而同学问起时，她会笑着说这是我的“作品”。

这是我的作品。

这句话在我的胸腔里回荡，像清晨的钟声。

而我终究明白了我应当郑重对待我面前的这张纸，热爱与否向来与行动无关。我也的确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如何鉴赏一篇文章。他们当然可以是答题纸上套路化的一行行小字，但他们可以是也应当是文学创作的基石。

我走过那宽广的连廊，脚步声连同回忆一并散在了夕阳里。我走下楼梯，墙壁上的挂画和我刚来到这里时别无二致。我推开最靠近楼梯口的那间教室虚掩着的前门。

我走上讲台。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台下坐满了人，而她坐在教室的另一端，用温柔的眼神鼓励着我，于是我打开手中的讲义。我当然不应感到紧张，毕竟我会花上十几个小时来准备几个课时，比其他所有同学的准备时间加起来还要多。我会“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我会从一首诗说到一位诗人，从一位诗人说到他一生的诗。即使同学们全都低头写作业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她在听。翻转课堂、主题阅读，三年里我有了很多站上讲台的机会。我当然会紧张，但只要我一开口，那些情绪就会像春日的残雪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我脚底踏着的那块大理石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我喜欢这种感觉，也许我会想回到这里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而更多地是她站在讲台上，我坐在台下。我喜欢她的那种投入，不论此前经历了怎样的波动，课堂上的她眉峰永远跳着舞。这种投入也给了我勇气，让我敢于在那荷塘的月色里、在那沂水的春风里发表自己的见解。

下课铃声响起，我转身离开，一脚踏上那向来嘎吱作响的铁质门槛，走下楼去。

第一年里我的教室在二楼，楼层高度和身高几乎正相关。班主任用于宣布课代表选拔规则的语调刻板近乎僵硬，可直到今天都像那木头课桌表面上的刻痕一样历历在目。语文自然是冷门中的冷门，却被班主任出乎意料的热腔调融化——她强压着话语中的笑意，宣布“你们的语文老师是年级组女神”这一爆炸性事实。班上瞬间炸开了锅，我对此嗤之以鼻。事实上我直到一年之后才意识到我当时做的决定是多么的草率，而且让我付出了长达两年的央求某位语文课代表让我也当语文课代表的惨痛代价。她从来没有我想象得那样美，当她第一次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甚至相当失望。也许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她。直到我来到那诗行铺就的小巷里，细细的雨丝从天空中飘落，她就站在那巷子的尽头，撑着一柄油纸伞向我走来。

而在那荷塘的月色里我站起身，第一次有了沿着那曲折的煤屑小路走下去的勇气。

我离开教学楼，站在天井正中央，抬起头。我看见那一方天空燃起动人的玫瑰红色，那是夕阳赞美组诗里最壮丽的一首。我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天空一点点熄灭下去，星星从那温热的灰烬里重生，才意识到我该走了。

我向教学楼前那四根高大的立柱做了正式的告别。我踏过那片细碎的瓷砖铺成的广场。我向门口的保安说了声谢谢。我突然明白我不必再写一篇长长的诗，也不必因没能和她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聊上一聊感到惋惜。

因为我知道她是我的语文老师，她永远是我的语文老师。毕竟来日方长。

2020-08-21 凌晨

于三峡